

第一部分 论人性



■ 振奋精神主体

人往往对自己的精神有一种偏见，以为任何精神的东西都是虚幻的，或者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当我们感到自己被物质的东西和客观的法则所包围时，我们才会觉得心满意足。其实，无论我们多么藐视自己的情感，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所感觉到的巨大的外部世界，其所有的价值最终都取决于我们的情感。某些东西之所以有趣，那是因为我们关心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需要它们。如果我们对所感觉的那个世界毫无兴趣，我们就会对它闭上眼睛；如果我们的理智并不帮助我们的情感，而是偷懒地让幻想自由奔驰，那么，我们甚至会怀疑二加二是否还会等于四。

可是，许多人对纯粹情感的东西依然十分

强烈地觉得没有价值和没有意义。譬如对于善和美，我们本应该从我们的道德情感和审美情感中寻找，但是有些研究道德问题的人，虽然他们孜孜不倦且严肃认真，却一直致力于在人的精神之外去寻找所谓的善和美，就像让我们的理智活动寻找外部的事实那样。这些哲学家似乎觉得，除非道德判断和审美判断能够反映客观真理而不仅仅只是反映人的本性，否则，他们会不断摒弃这种无望的且无意义的判断。然而，这样的判断并不是无意义的，因为它以人的情感为基础。相反，那种仅仅从人的物质利益出发，以为真理只有一个，是惟一的，这样的抽象才是真正无意义的。在人们的各种各样的判断中，确实有不重要的判断；这就是那种游离于精神之外的判断，或者说对于梳理和丰富人的心灵毫无作用的判断。人的本性首先要通过对自身的评价而获得意义。

道德的由来

人类学是对一系列有关人的习惯和情感的事实记录。它并不表达任何理想化的东西，也不指出事态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然而，它应当描述那些能够使理想化的东西成为可能并被理解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假如任何一种动物被想像为具有生命活力，那么显然，当他找到有利于他成长的东西，他会称之为善；当他发现有害于他成长的东西，他会称之为恶。他会根据自己不同的习惯和情感对他人一一作出判断。他会在心目中，把一些人称为有虚荣心的，把另一些称为大方的，把其他一些称为有良心的；而且认为，这些人由于一开始就无法协调、互不合作，因而有可能互相吞并、互相侵犯。正是这种内心情感之间的互相冲突构成他的道

德发展和人格的成熟，正如他在社会中主要的兴趣爱好与其他兴趣爱好之间的冲突构成他的外部经历。那种能够立即对所有这些兴趣爱好进行审视并且能够看出它们之间如何互相制约或互相支持的那种想像，被称为理智。当理智是活生生的和强有力的时候，它会给那些有可能成功的兴趣爱好以勇气和特权，而削弱或泯灭其他那些看起来注定要失败的兴趣爱好。显然，理智在心灵中具有一种舍弃与融合的力量，能够舍弃不可能的东西，融合所需要的东西。

理智与各种情感最初都是独立的、自发的。由于人的本能各不相同，每一自发运动都有可能走过了头，摇摆于克制与非理性之间。道德常常无可奈何地被当作一种克制，就其本质而言，这简直就是一种耻辱。艺术正好相反，它常常需要保持一种非理性，以免丧失其灵感；它常常忘记了创造的理性原则和规范。因此，道德被当作一种必然的恶，艺术则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善，这一切本来都应当在人的作用下相互协调。

像人这样的生物，其存在形式并不是一种僵化的、一成不变的理想，而是现实的生活或经验。他必须找事做，必须在一种所有一切都与当前不同的环境中周旋。如果一切都已结束，艺术不再成为需要，那么生活也就完全不可能存在，理智的生活就更不存在了。毕竟我们最大的兴趣爱好是生存。如果我们过去所实现的获取、同化、控制和创造现在已成为不可能，那么我们就无法再活下去。所以，每一项活动都必须以现有的事实为前提。理想与现实的区别在于，理想本身所坚决要求的就应当坚持下去。

在现实世界里，这种生活的首要条件实在是太容易实现了。人的生活所面临的困难，对人的生命真正具有威胁的，不在于有一份工作，而在于人的需求与机会之间的巨大差距，以至于理想根本无法摆脱现实存在，并且因失去希望而夭折。理智的生活由于人的动物本性而一次次被挡了回去，民族也一次次地被野蛮的洪水所淹没。

3 理想

理想并不是一种力量，它是能够直接表达意志的一种可能的存在形式。这种形式是完美的、永恒的、自由的。谁只要发现它是神圣的、恰当的，他就能使之成为现实，至少是部分的、暂时的实现，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生活，把一种生活的不幸转变成为一种自由的艺术。

平和而完美的至高理想，既能感动恋人，又能感动苍天。但是，理解它并不像说出它那么容易。对于诗人或者哲学家来说，这个概念的价值并不在于它包含着哪些正面的东西，而是取决于它所反映的态度。有了理想，并不意味着在幻想中有了任何图像，也不意味着有了多少能够叫得响的乌托邦，而更多地是意味着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采取一种始终如一的态度，意味着要按

照个人的真实本性和倾向，而不是出于随意的个人印象或直觉，去判断和协调自己的爱好，建立起善与恶的等级标准，并对人与事作出合理的评价。按照这样的理解，最远大的理想并不仅仅是哲学梦想家的想像，而且还是诗人和雄辩家的强大力量和激情所追求的目标。它是爱或恨、希望或悲哀的声音，或者把世界理想化，或者向世界发出挑战，或者对世界进行谴责。

理想本身是现实的,不可能与它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完全相脱节。理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它未必是短暂的。它的产生,一开始就已证明存在着一种有利于其存在的力的平衡。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平衡的稳定性会不如行星在其轨道上运行的平衡。

4 心灵的愿望

人的心灵的可塑性是很有限的，并且几乎没

有通道与外部世界相沟通，因而我们会发现，人的观念系统中存在着不连贯性和不稳定性。所以，当我们对人的心灵在本质上的情形进行思考时，我们需要寻求进一步的帮助，对此用不着感到惊讶。真正值得惊讶的应该是，当我们的心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感觉和复杂的情感而处于完全混乱状态时，能够有闲情逸致、专心致志地思考，能够在心烦意乱中有所收获，并且能够做得恰到好处。比起我们偶尔的清醒来说，偶尔的疯狂肯定要逊色得多。那些视人生如梦的人总是希望好梦成真；但是，谁又能保证在理性活动中能够面对巨大的障碍而始终如一呢？

人的心灵具有自己的能力，但这一切并不等于就是它所希望的。在人的五个感觉器官中，有三个几乎并不作用于观念的形成。眼睛这一感官，的确有神又明亮，但它所提供的有关事物的情况，完全有可能受到感官的影响而走样。因此，要从中抽象出满意的概念，就要进行长时间的分析和修正。但是，为了进行这项工作，我们需要有思维工具。我们有记忆能力，有某种综合、抽象、

再现、发明的能力——一句话，我们有理解力。但是，理解力只有在与另一种能力——想像力——相互配合时，才能解释感觉符号并构成观念。知觉并不是一直留在心灵之中的，也不像种子落到地里或火星落到火药上那样落在大脑上。每一个想像会繁衍出上百个想像，有时慢慢地、不知不觉地，有时（当感情的火车启动时）表现为突然的喷发。包含能量和智慧之光的心灵，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整理着外部的知觉，从而使之成为真实的东西。它把观察而来的索然无味的问题转变成有意识的想像，并且忘记关注“导航星”的路线。的确，若不是为了消除错误，迎合更多有实际效用的普通概念，心灵的想像会把我们——首先是精英，随后是普通人——统统都带走。正因为如此，热衷于想像的青年人通常把自己白白浪费在梦想之中，而只有那些上了年纪的人才会回到沉重的思考中去。

把五个感官所获得的感觉材料以及解释感觉材料的理解力和在解释中所形成的带有情感色彩的想像统一起来——这就是人类心灵的能力。那

么，什么才是它的最终愿望呢？说到底，无非就是准确地描绘出整个现实世界的图像，理解它的由来和宇宙的起源，发现其规律，预测其未来。这不是过于远大了吗？试图用这么少的材料去建构那么大的框架，难道就不怕陷入混乱、造成巨大的矛盾吗？

5 被压抑的本能

人的感觉不是意识的初级阶段、它是通过将外部世界符号化而获得的，因而与外部世界有着极大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和符号化是间接地产生出来的，并由此生成有意义的想像。在想像中，存在着经验的内容，科学和理性只是对它的进一步提炼及其最终的形式。

实际上，每一种动物都有点傻，有点疯。当

它玩得痛快时，当它笑得忘乎所以、没头没脑地往自己的头上撒土时，它并不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其实，人也有同样的毛病；如果把人与那些动物进行比较，我们就能看到这一点。要想不愚笨，就要有持续的注意力和普遍的兴趣，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到自以为是与我们是格格不入的；同时，还要有完全的自知之明和自控能力。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智人，在愚人当道的时代一般显得较为活跃，而在专制横行的时代却往往装成个疯子。他披上无知无觉的外壳，以免被这过于复杂的世界弄得筋疲力尽、七颠八倒。与此同时，这个外壳也使得他对一切都不感兴趣。他只能通过心中稀奇古怪的梦想去寻找自己的乐趣，聊以自慰，而这种乐趣往往要让他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但可以肯定的是，人类最好的智慧依然是原始人的智慧，这就是，穿着笨重的盔甲装成傻瓜进入宫廷。

虽然意识在指导行为方面比本能更好，但在最初，它却是最不能胜任那项工作的。只有生命本能才使思想和意志完全保持正常的状态。

我们最初的兴趣与动物完全一样，只是关注自己活动范围内有实际功用的东西，并把它拴上一根绳子像球一样拉回来。人的本能要求我们放弃那些无关紧要和不切实际的想法。哲学家们常说，所有观念都来源于经验。他们绝不可能是诗人，并且肯定忘了自己也曾经是个孩子。教育的关键问题是要放弃以往的观念。愧疚、良心和理智不断地拒绝过去意识中所存在的东西，迫使自己忘掉过去的愚蠢行为；这样做完全是出自习惯和潜在的本能，否则又会是什么原因呢？白痴和疯子只是以为现在还与过去一样，自己什么都行，可以无法无天。我们说某些人“没有感觉”，只是因为他们沉溺于过去的感觉之中；说某些人“没有心思”，只是因为他们无法从过去的各种困扰和痛苦中摆脱出来。他们的身心已经紊乱，在不断拥有接着又要完全抛弃的情况下，便会产生出梦幻。但是，即使科学达到了最大的范围，当我们对它进行思考时，其范围仍然会被突破；即使我们思考真实的自然界，我们也很少会一成不变。

6 理性的诞生

理性诞生之后，便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极其系统化的世界之中：在所谓的生命之中，它找到了自己的前辈；在一个很具可塑性的动物体内，它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它的功能是使肉体中的本能和感觉相互协调，并且与其所依赖的外部世界取得和谐。理性是非理性甚至无意识过程不断进行适应性变化直到最后阶段才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在此之前的自然，是理性产生的必要条件和动力，并给理性以目的与支点。

教孩子如何感觉，就是教他如何进行理性生活，这就是，用经验验证动作，再用动作判断经验。用什么教孩子辨认出这就是奶妈的怀里而不是其他地方？用什么引导他去抓住那个想像，记住相关的东西，并很快地辨认出来？离开时感到

不快，拥有时感到舒服。用他所知道的最大的满意感去抓住那个想像；用满意的力量区分出那个最美的想像与生活中其他所有微弱的、易逝的想像。最早唤醒其真实感的是最早能使他平静的东西。拥有与拒绝首先教会我们做人的道理，还有诸如施舍之类，一切都得从小开始培养。



自我

我们把自己看做是一种具有特定生长周期的过程，正是这个过程，产生出一连串所熟知的冲动和思想。它像流水，朝着一个总的方向，带着具有生命力的意识惯性，和谐地推动着周围的一切。在它的内部，大多数的发展都是辩证的。也就是说，这些发展都是按照其内在的必然性而发生的，就像正在孵化小鸡的鸡蛋，环境完全自然地给予温度和宁静；当我们充分意识到它的时候，这种发展已经变

得那么的显而易见，那么的自然而然。伴随这个过程而产生的情感是令人愉快的，但这个过程本身由于过于活跃和自豪，算不上愉快，而宁可说是某种自信和权利。然而，生命中的这部分只是其最具勇气的核心，它的周围是各种多少与其相和谐的偶然过程。因此，周围的事件无论带有多大的冲动，一旦遇到这个核心就会逐渐失去其能量，并且觉得，与其处在周围而成为偶然，还不如深入内部成为根本，就像一种顺势而为的辩证法，把这个倾向看做是自发的要求和顺理成章。

对于人来说，有多少可能性，就有多少不可能性。一个具有巨大活力并善于预见的意志，也许会一直自以为是事事顺利的全能者。就这个最初的界定而言，这个自我所涉及的范围只是那些已发生的顺心事的范围，只是涉及整个世界那些完全易于处置和可以随心所欲的部分。一个在掷骰子中走好运的人会沾沾自喜，以为这个好运是命中注定、理所当然；如果这个运气确实是经常出现，那么，他会说他掷出高水平是因为有能力；如果被他说中了，他原先的自夸和假定并不